

长篇小说

白墨绘

下

马宇飞 著

B A I
M O
H U I

白墨不能背着包袱走

不能拖着羸体走

不能依着拐杖走

不能摆着小脚女人的步子走

不能东张西望走

更不能前怕老虎后怕狼地走

有路没路

路坦路曲都得坚定地

一步一步地前行

美不在新 不在描绘
而在有守望的人



白墨绘

下

马宇飞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EIJI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第十六章 浇根催茵

1

经历数月的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党的基层组织整顿中雪融尸出地露出了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先不说农村党员的先进性表现，就数量质量说，太不适应改革发展的需求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入党的老党员，逐年减少。忠诚尽责，遵规守法的仅占一部分。另一部分观念定势，看不惯新形势下某些党员的表现，消沉下去，混同于一般群众了。新吸收的太少，白墨村1970年为31名党员，90年减到23名，又过15年，仅留19名（党籍在村的）；文化程度：小学三年级的和文盲各占半。年龄：70岁以上的占半。另一半为60岁上下和50岁左右。近些年间，组织只有瘦身，没能发胖。停滞在次寒带上。党员中有人说，新时代年轻人讲苗条哩，咱白墨村党组织也在减肥了。在政治素质上，组织生活不正常，很少开会学习，不少党员对党的基本知识了解无几。更谈不上懂得党的方针政策。党费半年甚至一年一交，追着要，更有在婚丧事礼桌追要的奇闻。如此状况，党性何来？党威何来，党的形象何来！

党组织力量薄弱，新老接续断层，荣凯了知基本后，十分担忧。白墨村要阔步跨越，怎么办呢。

他忽然地记起了一位世界著名科学家说过的话：“教育应当从远处收罗各种天才的每一道光线聚集一堂，用这集中的光焰使年轻人的心燃烧起来。”荣凯想，我搞支部的工作，不能走单骑，独来独往。身边必有一班靠得住的得力人马，一个好汉三个帮。我要努力地用好周围可用的资源，使一群有志青年把心尽快地燃烧起来。

2

荣凯约来大伟、田禾商议，如何给青年们一个学习阵地。决定充分用好社教办起的文化室，动用宣传基金增添新版图书、增订省市报刊，继续办好板报，加强政策学习和白墨发展研讨。保证每周一次党课学习。通过教育提高吸纳一批追求理想的年轻人，让新鲜血液注入到白墨村党支部这个既缺钙质又贫血的肌体里。他现在虽为副职，但已深深感到了这个位子，这个角色的责任。

农村党支部书记不是一个普通的岗位。是一村之主，群雁之首，火车之头，团队的旗帜。荣凯思虑这么多，不是他要标新立异，干一番惊天动地、一鸣惊人的什么奇迹来。他感知自己这个副职，在支书还不能工作期间暂且主持着工作，主一天的事，就得给村民一腔三冬暖，不能是土皇帝的六月寒，不能产生“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邪念。做公众人，必须一身正气。这是他做人做事的准则。荣凯明白，伟大的空话，骗人的豪言，是不能当饭吃的。他要谦虚谨慎地做好每一件能做到的事，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地向前走。在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上，把人生的价值写成一部益世的大书。

荣凯脑子这些美好图画、清新文字沐浴着春风春雨，正在发芽抽

枝，眼前的亮点，连缀成一条光芒四射的中国龙，映照出一派宽阔壮丽的地带。一个城镇化的安居环境，一种亦商亦农，亦工亦农的新型农民坚守的新农村闪亮于眼前！他，青春的脸上映出了笑靥，笑自己是不是想入非非，是不是理想主义或空想主义者。

荣凯毕竟还是个副职，所思所谋都不能自作主张，必和支书交谈而定。他径直去了泯义的家。泯义正准备洗脸吃早饭。老婆端来一盆温水，取来毛巾肥皂，放在炕头高凳上。见荣凯来了，泯义让坐到沙发上。荣凯没落坐，他帮泯义挪位前倾了身子，把被子卷给填到后背上，按着靠好坐正。保持矫正腿骨的原姿势。老婆把毛巾泡湿，打上肥皂递过去。洗罢，饭就端来了。泯义叫荣凯共同用。荣凯说：“我已吃过了。”其实他还没吃。如果是平时泯义身无病，他会像在自家一样，端碗吃个饱的。他看这是专给病人做的病号饭，他只能说自己已吃过了。

饭是小盘子端的，搁在炕上的小桌上。泯义半挺着上身，用手弄着往口里送。荣凯见他行动很不自若，就问：“从医院回来这段你感到好多了吧？”泯义道：“唉，你看我一个好好的人，活受罪。”他说得伤感了起来。荣凯安慰，人有旦夕祸福，天有阴晴圆缺嘛，谁能把头铁箍了。否极泰来！一坎过去就是平地，一难过去后就会安康！已成这个样子了，就得安心静养，坚强面对。已好长日子了，再要不了多久，就会好起来的。泯义低沉地说道：“骨头上病，怎么也得过百天哩，度日如年啊！我屁股都生出褥疮了。荣凯说，“是的，骨要恢复原样，得用时间熬，急性子人真的受不了！”

泯义长叹一声：“这是命！像主任，好好的一个人，谁知就把命要了！躲不过的一劫啊！”他看着荣凯问：“你来没啥事吧？”

荣凯这才说到正题。他说了村上党员年龄、文化程度和数量的现

状，提了要发展一批新生力量的意见后，聆听支书的意见。看他的态度。泯义稍加沉思，说：“党员年龄真的是老化了。有发展的对象就发展吧。凯，你回村虽有一个时期了，真正的村情民情你还不甚了解。要吃透还需一个时期。村上鸡骨头马牙的不少，正儿八经守着家安安分分过日子的没多少。况且留守在家种田的多是老弱病残。剩下的就是年龄太小的学生娃。妇女中40岁以内也没几个在家，能飞的都飞出去了。常年在外胡逛荡着混日子的就有六七个。这就是咱村的现状。共青团‘文革’时只有个架子撑着，说真，现在连架子也撑不起了呢。找个团支部书记也难哩。目下七零八落的，谁是团员也搞不清。过去说共青团是党的后备军，现在也不这么认为，不这么讲了。说实话，溃不成军啊！本应团里的优秀青年，再要进步努力争取，就可成党员了，可是哪里去找这样的青年？”

荣凯说：“墨支书，正因为党的力量薄弱，骨干作用不强，团组织名实不一，这些状况明摆着，所以，咱党支部应负起健全的责任。”泯义问，你说这责咋负？荣凯说，近三两年，村上已回来了不少中学生，他们有知识有理想，是咱白墨村一股有望的新生代。这其中一半是团员。我摸底接触过了，好些是有入党的愿望。只要咱想办法团结住他们，让他们把热爱家乡、热爱农村、建设家乡、建设农村的心安下来，党团就有了发展壮大的基础。泯义用双手撑起沉重的身躯，向挺地耸了耸，说，你的热情和想法我支持。党员必须具备条件，经过严格考验，关口是要把好的，不能敞开大门，谁愿进就让进啊。荣凯说，门得敞开着，不符合条件当然不行，闭门拒外，冷冷清清，寺院那样会挫伤青年人的积极性的。不挫伤积极性，也不是谁想加入就随便收的。党章这把尺子，对谁都是一样的。……

今日，二人的谈话气氛较平和，倾心也坦率。都没隐讳，各表了意

见，态度明朗。荣凯感到乐观。回去的路上就想着当做的工作。

泯义在荣凯走后，自得地笑了。笑从何来？他想，我的庙还立在白墨，我的这尊像谁也别想扳。老大还是我。一时的奇妙感受使他浑身顿觉轻松。他让老婆叫来了两个听话的党员。一个叫戊辰，一个叫丙寅。都是墨姓。年均在50开外了。这两个人都没多少主心骨，你说长虫他说出溜的人。支书的话无不唯命，绝对踏着支书指向走。哪怕前有陷阱，有悬崖。但要说有什么坏心眼，他二人却没多少，无害人之心也无防人之意。这两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口无顾忌，肚里藏不住话，善传新闻。泯义今天叫他俩来面授旨意，就是利用他俩“善传”这一长处的。二位只要捕捉到了头号新闻，哪怕饭不吃，觉不睡也要当军令“传”出去，不然胸憋得难受。茶续着。闲漏了几句。泯义见火候正恰，就说，你看自社教组撤走后，村上这些天工作咋个向？戊辰说，好着哩，比社教时还好。丙寅说，人心还是向你的。说话间，致祥也参来了。他见天要来一回，表示对支书的忠讲义胆，表示关切支书早日康复。刚才的话尾他逮住了，马上焊接了茬口。“荣凯这小子太张狂，主持工作三天两后晌，八字还没见一大撇，就要拉帮结派，树自己的山头，占山为王哩。在党中建党，夯他宝座的基础。算不算是野心勃勃！”那两位应声虫，互相看了看说，你这一说，好像真有些影子。泯义看着致祥蔑笑了一下，说，不是影子，看得见摸得着啊！致祥进而煽火：“他趁支书不能主政的机会，先架空再篡权。你们看吧，他身边网罗了一股力量，这力量之势日见强大，到时候，水到渠成，不架空也自然架空了。”泯义这时风助浪涌着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嘛，没什么奇怪的。”致祥说，这小子借口发展党员，把壮大力量和组阁同时进行着。他要变白墨为自己的天下，这是首先必做的！

泯义在家养骨，却养出了一种恐权症。他从心里佩服荣凯这后生，

也从心底忌恨荣凯这后生。

3

荣凯这些天一直在想，怎样把白墨人引到共同富裕的轨道上，赶上时代的节奏。如果能真的成为这样一位带头人，就是名副其实的党员，乡亲心目中信得过的干部了。他从要求加入到被考察吸收成为正式的党员的过程，血液里已注入了老一辈党员身上传承的为人民大众谋利益，全心全意做实事的素质。回村后，他从村上已有四五十年党龄的第二任第三任支书那里学到的优良传统，聆听了“不能让一人掉队、受穷”的教诲。自然就勾沉起村上几个被村干放弃、被众人看不起的“人物”。

从眼前走来的首先是胡成，胡成是无人不晓的一位“名人”。年方四十又八。正是年富力强季节。但他一身懒膘，怕出力，怕流汗，干起活来，稀腰马胯。遇到脏活累活，人骂他“像个溜光垂子”。他说见风眼钻沙，见日头皮肤扎。当农民哪能回避风吹日晒啊！他说话真是个半吊子，噙不住板。你看他的形象，身上衣裳斜披吊襟，扣子丢三缺四。脸十天半月洗不了一回。头活是个柴草垛，住的屋子如狗窝。平日吃用的水瓮太阳掉在了里边。他的叔辈指着脸骂：你死懒骨头怕动弹，吃寒鸟老鸱屎的还得接端哩。整天光养膘，是不是等五保呀！村方邻居咋说的：

拉地渠渠也划不深。

这个小子为啥能成这么个东西呢？他长在红旗下的安乐里，但他不争气。念书爱逃学，都十五六岁了，小学四年级留了一级，五年级没攻上去。尽管妈望子成器心盛，终了还是辍学了。他大呢？村人骂他是个肉娃不管娃的懒虫一条。腰展得平平的躺着，靠吃了几代领导人的救济扶贫，滚爬到20世纪末。钱粮领回了，寒号鸟一样的不出勤。他的地

收获没人家一半多。婆娘一人辛苦，里外忙碌。日子总难起色，可怜巴巴。骂他，如骂石头。骂轻不顶事，骂重了他还动手动脚。这老人家没过六十就跟上严重胃病送了命。村人都说他是懒死的。

胡成，首先是村上的头儿放弃他。他失学后，不听妈妈指教，那小耳朵经常被拧得红红的，拧过了妈妈又搂住儿子头痛哭。他答应要学好。可是出得门去了，还是任着性子野，唆使几个同龄孩子逃学，偷家里钱，准备走少林寺学武术。自己家里寒酸紧迫，没值钱的偷出，有的就是讨饭的挡狗棍。混混的妈妈给儿子跪下，哭着说，碎大，你学学好吧！他拉起妈妈，说：“妈，我再不学瞎了。”但出去，又让一个孩子偷了家里四代的传家宝一副石头镜。

村上大小人，谁也看不起他了。干部谁也不把他当白墨人。

胡成还是未成年人啊。无收无管的就流浪大社会了。

胡成名字多，后来得到的最有名的叫“混混”。

“文革”，兴的就是那些二漂子货。混混有了出头日子，他一跃当上了白墨村红卫兵头头，更名红兵，又叫红卫。光胸奶头上别上了许多毛泽东纪念章，破“四旧”，剪女人长辫子，烧字画，烧族谱，勒令“残渣余孽”游街串村，出村收秋修路，盖公社戏楼，一时成为本原上的大名人。武斗掀起，胡成疯天疯地，冲锋在前，不顾性命，学生派斗，他进城支援。两年后，村上的农民认识到了这场“革命”的真相，他也成了众人恶之。“文革”寿终受审，他从“牛”气一夜间变得“鬼”了起来，但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动乱中，他练了胆，养成了“懒”……

这些就是混混人生中昔日“花絮”。

后来，便光棍一人走四方，串天涯，算命，看阴宅，捉邪，凡能骗下钱的营生都干。谁也难知他的流向。幸在甘肃案发，荣凯受命领了回

来。现住他的小屋，但还是魂不守舍。

又一个更有名的人物叫戚巴鸠。人叫七八九。这小青年原来不是白墨人。是从一个极贫苦的山沟，招赘来哑巴家当上门女婿的。这小子人长得脱条，体态匀称，白皮嫩面的，可算是个帅哥，说话也有礼貌。他劳动也在行，每到收种季节，他大就扛着犁耜，赶着牛驴来帮工，为儿子过日子。没一年，八九随着打工族出去到广州、惠州、东莞历练了两年。在外面见了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大世面的同时，结识了社会上的三教九流，人渣人垢。在哥儿们堆里混，在东莞一家厂子偷财物，让炒了鱿鱼。回村后，显然成了另一个他。二流子气重，油嘴滑舌，日屁溜慌，还贪色采野，寻花折柳。于是人见人趄。没多日，不知从哪弄来了配方，自制自销卖起了老鼠药。药有真有假，真假相混。老鼠不管南方北方，是到处都有的害人精。于是他像老鼠一样无边界的闯荡。逢集赶集，无集串村。邻村一新媳妇和婆婆吵架，喝了他的药死了。丈夫找到他暴打一顿，要棺材钱。要人命价。害得他大东借西凑出了一股血。从此，他就洗手不干这行当。他却瞅准了一门既省心又赚钱的热门生意。他适应时下一些权倾一方的大小官员和身价不凡的个体暴发户、企业大老板们，醉迷人肉，婪餐女色的特需——社会上独有特色的性服务。此种行业一度明里暗里崛起，进而到猖獗地步。应时的他便经营起“伟哥”一类的春药。提起这门生意，他还忘不了一改态度，对他大力支持鼓舞的白墨支书墨泯义。他初回村子，是被泯义当作渣子倾倒的东西。聪明的八九调查了支书的作风。在知底知面，知己知彼的某天，第一批货到手，即投其所好，尽其所需。支书享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后，作为首先得益者便大赞他的经济头脑，说你才真正寻到发财的路了。说，你这一善举比菩萨功大十倍百倍，比得上送子娘娘的恩德！往后，政府每来照顾钱物，七八九是必有的一个。七八九以恩报恩，每进新品必先投

送混义验证。如此，二人成了深交。谁也离不开谁了。

八九的生意摊一赚二，摊二赚四。他在各地采购，又办起了《男性快报》随药广散。一年后，在县城办了一个“男女专用品”门店，再后改为“男人雄风专卖”门市部。由“店”改“部”，还制了大招牌高悬门面顶额。现在去看吧，他三间门市，雇用货员二名，一台电脑帮助生意。红红火火，昼夜人往，顾客如流。里面的宝典奇名满目：“罗马·肾坚”“金刚片”“虫草九鞭丸”……他还特制了“挑战美国伟哥的首选精品特效药”大幅广告词，悬于门市里的正中。该门店公开问世，在县城实属首家。其轰动效应不提便知。一时间，戚八九成了县境有名气的超级名人。不少人打问他是哪方人氏，答曰：白墨人也。于是白墨也名扬四海。

荣凯在村上有了一官半职后的一日，八九绽开一张笑脸，嘻嘻笑着，双手送荣凯一包东西。荣凯以为是烟什么的。问他是啥。他喜滋滋说，是给男人性福的。荣凯问它能给男人什么“幸福”？八九嘿嘿笑道：“这是男人的加油站、发动机。”荣凯不解。接了取开外包，原是男女相拥相抱的裸体和几包“伟哥粉”。荣凯吱儿几下子撕成小雪片挥扬上天，无数蝴蝶纷飞而去。忿忿地斥责：“小戚啊，你把我当什么人了？侮辱我的人格！”转向就走。荣凯叫住，语气缓和着说：“你轻轻的啥事干不成，干这恶心的生意。对你有什么好处，对社会风尚有何贡献？你还嫌干部腐败得慢是吗？这是间接犯罪！”八九又厚着脸皮道：“你呀，青春似火，别白白浪费了年华。你看照片中那对青年，人家才活出了人味儿，活出了乐趣，活出了质量！”荣凯喊：“住口！你不自尊，别人还要自尊呢！你别把耻辱当光荣行吗？”

荣凯看到这位眼前的年轻人，心里感到有缕缕的悲凉漫过。都已而立之年了，还不务个正业，往后的日子长着哩，到底咋办呀，作为白墨

村的带头人之一，他甚忧心！忧心这种人的人生！

荣凯想过前边这两个人，脑屏上又映出一个大名人，他叫鸡客王。这鸡客王，白墨人，本塬人都不生。鸡客王，一听就知他是做鸡的生意的，为何誉以“王”呢？他除收鲜活的鸡，还是大量收购病鸡、死鸡的专业人。他收的货，按合同基本全交邻县一家烧鸡坊。他本名黄利仁，后来因一贯的收死病鸡兔名扬方圆，人就叫他鸡客王。“王”者忘了做人本意而“妄”为人之音。日久，人们就不叫他本名了。

关于鸡客王这位老牌名人的一些有损于诚信，不道德的作为，荣凯听了不少。他的行为已违犯了食品安全法，危及到人的生命安全。虽为一个法盲，想到的只有钱，而真到出了事故，那就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他作为村上一名干部，也有推不脱责任的。一句话：“难逃其咎！”

荣凯脑子过了这一个个“名人”。想他们出入社会，不轨行为，代表的不是他们的本人而是白墨村，首先因为他们是白墨村的人。身为村干部，在管好自己的同时，当管好本村人。

社教中，县委林副书记和老孙谈起过此人。荣凯也和老孙曾谈过村上这些名人，二人对他们有过教育的考虑。在社会治安教育阶段，想把他们全召回来进行教育，以规其行为，培养成有利于社会，又利于他们本人的人。老孙认为，这是一种主动承担责任的大局观，是公益于社会之举。也是综合治理的有效举措。荣凯说，对他们蔑视、放弃、推向社会，是完全错误的。都是兄弟，都是白墨子孙，不能让他们那样混一辈子。他们中不论谁掉了队村上都不光荣！后来，因社教时间和任务关系，这事只口头议了议仅在法治教育中，动员出过一次现身说法会，如何扎实进行引导，许多想法先搁肚里了。现在社教已打了一些基础，荣凯觉得那些可行的种子已到了浇水松土，促其出土拔节放绿的时节了。

几日后，他同大伟、田禾他们一伙年轻人商量，先打听那几个的下落，然后想法联系。如果在外打工干正经营生，就支持鼓励，让坚持干下去。如果继续当混混，在人渣堆里，就想办法叫早日“脱胎换骨”。

四五天过去了，他们分组进行摸底，把所有出外打工的做生意的，人数，地址，干什么活，收入多少，全弄清楚，造了一个总册。全村有127名青壮男女出远门打工的。分散在北京、上海、广州、惠州、深圳、内蒙古、山西、新疆、西安。那几个人，没个固定地方。

白墨村地邪，说曹操，曹操就到。戚八九始先未料地又在村上现影了。这个清瘦高个儿的小伙，头上扣个很不适合的小小墨红色六棱帽，帽子下盖着的是染成西洋色的发，发还卷着。鸡屁眼似的眼睛上，戴个咖啡色蛤蟆镜。镜片遮住了瘦削了三分之二的脸面，身着类似马戏丑角的上衣，裤子紧得勒住尻渠渠。他和原先不同的是左脚走起路来像踩烙板，一弹一弹的。听说是被“哥们儿”用刀割断了脚筋……村上小孩子见了当怪物的跟着嚷嚷。大人见了当景致，笑着说，“啊呀，咱八九混得成鸡泥屎了（吉尼斯了）？”有的笑道：“不错啊，可与国际接轨了！”接着就问关于他的故事。他呢，光荣得咧个两片唇，舌头挽着花子，听不出是外文还是中文，是河南话还是乾（县）礼（礼泉县）话：“无可奉告。拜拜！”屁股一左一右地拧着走。于是人们见了冷漠一瞅而过。仿佛遇见了一棵树，一只山鸡，不再理他。村上多数成年人十分惊奇，惊奇并非是他这个活宝回了村，而是和他同时回来的已失踪多年的利平。

利平已26岁了。他是兴发的大儿子。兴发以“贫农”的身价进入村级领导班子后，给这个成分的人抹了黑，丢了脸。以权玩女人，弄得身败名裂。到病危时刻，讨账的人还跟尻赶尻踏门槛来。见兴发已不能表白只用手示意，就凉了心。他双腿一蹬，黯然去了。不说贪占了集体

的，就外边私人的六七千元也够儿子还多年的。父债子还，这是古理。儿子被围住要在条据上画押。利平并不否认，账是认的，没钱是事实。家里没一件成形家具，比难民强不了多少。埋了老子。他把老子兴发给他攒的十几张欠款条据塞给他二大保存了，欠村上的，知道的不知道的糊里糊涂挂着。媳妇一看这日子没法过下去，几天后也鸟儿一样飞奔林子了。利平寻媳妇，一出门也不知音讯。从此，这个家就破了。好些年月过去了，没人找没人问，地荒了一两年，村上收了。现在突然回来，算这门子人中的一件大喜事，他的叔父（二大），他的堂兄妹也来看。

荣凯得知这个意外的好消息，高兴得入夜难眠。第二一早就见了戚八九，也专门见了利平。给了故乡情，亲人的爱。荣凯没批评八九。没全否定他的过去。对利平寄与新的希望。他代表村上两委会鼓励这两个人重新做人过日子。他们拉着家常，拉着拉着，互不介意了。荣凯看八九情绪渐渐好起来，也放松了许多，便不留情地道：“你这人就是爱健忘，应该多长点记性。你年龄占优势，力气有的是，脑子又活道。你看吧，政策这么好，你把承包地荒下，老人给留的房厦闲着。整年整月在外逛荡，终了咋打算的？进养老院是吗？快些回头，媳妇跟别人了，你就安下来过你日子，成个家吧！”八九没信心地说：“我留在村上，怕村上人看不起我，自己孤立。”荣凯拍了他一下肩膀，道：“这你就错了。你首先自己要看得起自己，做几件人样的事，给自己树树威信，争点气，人就会改变看法的。你得先把发理规整点儿，不要再染色了，咱中国人是黑发黑眼睛。衣裳也很本地化，别吓着人了。现在，村上年轻人安心农村的多了，立志改变家乡命运的人也多了，你参进来就是份力量啊！”

八九半天不表态。荣凯问：“你县里的大门市呢？”八九说，红了两年，一下子冷冻了，已转让做服装店了。

荣凯说：“你不敢再心野了，要回心。多谋些正经事。好了，我该说的话已说了，你看着决定。啥时想通了啥时见话。村上欢迎你！”

八九才慨然应诺：“我听你的！”

荣凯拍了他重重一把道：“这才像个男子汉！像咱白墨的子孙！”

荣凯过路约上田禾、鲤儿，又叫了大鹏到利平家去。利平不在，问邻居，说是到他二大家吃饭去了。几个就先进到他家的院子。说是个院子，围墙早坍成了残垣断壁。几个壑口像城垛。实际上已是没门没户的敞院了。满院野蒿枣棘灰条，没膝掩胸。它的老辈枯尸干撑着，黄褐的黑灰的死尸下几代的绿色齐茬茬挤出峥嵘的头，凄清地杵着，表现着顽强的存在。野狗寻儿子在角落压倒一片片草丛。半伏的草上几泡狗粪散发着恶臭。黄鼠田鼠老鼠打洞的新土，在那间一人高的矮房墙根壅了几个小土丘，丘上鲜土被鼠们溜出光光的大槽渠，它是鼠的家族愉快活动的甬道。田禾扒在没了窗棂的斗口向进看，土坯炕已坍塌，挨炕的锅台也残了。尺七的铁锅没了，只留个黑窟窿。后锅有一个翘起着的铁脸盆。尘土封罩得看不清真面目。这真如人们常说的“倒灶”景象！墙上挂一个竹编的筷子罐儿，小案板缝子可填进指头，几绺板潮出了一层厚厚的似蓝似绿的绒毛。荣凯几位拿了铁锹，拔草的拔草，平院的平院。好半晌功夫，院子清理出来了。他们对着半明半暗的地坑发愣。让人对这坍塌烂庄子不禁产生悲凉之感。这家人本是三组的，三年困难时，他独户住守在吃水沟西的沟里。耕种原有的几条硷外，在沟渠坡丘自由开荒，扩大耕地，杂粮有余，农业社社员半饥半饱着，他家每过年杀猪，请村干部吃转了，就答应迁到一组。爷辈豁出去，流汗过日子。到了父辈一天天烂下去。兴发当上干部，懒得再下苦，养了个馋嘴，惯个嫖瘾。土地承包到户。同样的政策，同样的耕地，人家都蒸蒸日上富裕起

来，衣食住行都有了新变化，而他家呢，却不改老样子，几乎穷困潦倒到靠国家救济维持生计。

荣凯这阵子不想再提他家过去的历史。他是这样想的。他想利用这个烂摊场为活教材，让利平在这里得到些教训，受到穷则思变的启发，激起奋进的心。他叫来义务劳动的几位问，你们看，怎么能把这户人扶起来？鲤儿说，到什么时候都得靠自己，自力更生嘛。田禾说，鲤儿说得没错。自己的努力是关键。大鹏说，话都没错，我看咱也要给他创造一个能安下来的环境才是。荣凯问，大家都说说我们能给他什么条件？这时，利平和他二大来了，见院子站这么多人，停住脚步看着，不知所措的样子。

荣凯说，快把房门打开，让大家帮着收拾收拾。

利平对眼前几位好像陌生，用眼睛在问。他二大一一给介绍。荣凯温良地笑着说，你不认识了。上小学时，咱还去卧马沟，阴山坡着过柴呢！利平还在野狐沟掏过呱啦鸡的蛋，追过野兔子，你忘了吗？利平嘴角闪了一下笑影，说记起了，记起了。提起小时候的那些事，呀，真有趣的。咱还在社火山用软柿子打过面仗哩。几个人都哈哈地朗笑了。笑声给这被冷漠、凝结得似乎早没了生命的地方带来了复活的契机。利平他二大叹了口气道，你们看，真的像个没人烟的地方，让老鼠兔子唱了乱弹。全成它们的天下了。荣凯说，地方就是要有人住的。有人住，多差的地方都分外温暖和亲切。田禾卷起袖子，要给洗案板、清理锅灶。利平他二大说，对咧，要这没那的连个吃饭的碗也没了，风箱人偷去了，锅也让娃娃偷着卖铁了。让先住我家，这里得彻彻底底拾掇哩。大鹏鲤儿说，我们也算半不拉木匠，今天把门窗先修修。涝池还有水，和些泥把墙和锅台修补修补，顺便把房厦顶漏水的瓦也换一下。炕，现在没泥坯子了，有水泥的，买两页，花不了多少功夫的。荣凯说，先支

个床吧。天还不是太冷。铺个电褥子，我看还是让他就住这里，人住进来动了烟火，就有个家味了。我家苹果树剪的硬柴多得很，利平你去拉几车子暂烧住。吃饭先到你二大家吧。利平不好意思地说，太对不起大家了，让我怎么谢呢！荣凯笑道：“咱都是一家人，怎么能说两样话呢！只要你把这个家当家，就算谢大家了。”他二大也说，多亏支书关照。那就好好住下来。家里弄好了，出去打工挣钱给你成个家。这样就能对得起大家了。人，没家没舍，就没根。没根怎么活？一会儿到家来背些面，我刚磨的。利平说，那我就先称些。他二大说，背自己的过秤像啥话！

说干就干，几个热心的志愿者鲤儿、大鹏、田禾各干力所能及的。大伟、冒子找荣凯也来这儿了，参加了一会劳动。村上有事荣凯走了。他让大伟领着干。经过多半天的忙碌，这个破烂不堪的小家，焕然一个面貌出来。呈现新天新地的样子。利平有了安居之家，第一顿饭由利平的二娘、田禾动手，包了鲜野菜和韭花馅的饺子。这庄基重生起了烟火，白龙似的烟柱在微风里活跃着升腾到屋顶，再升变成袅袅的白蛇，钻入蓝天，宣示说，这里的主人回来了。小厦房窄卡，六七个人就围在院子，热乎着吃了顿促进的团结饭。半锅热汤也当酒喝了个光。利平今天特别高兴，特别感动。这几年跑外，只今天才感到家乡人的温暖，他给大家散他认为最好的三门峡牌香烟，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眼里的泪花已代表了他的心。快要散时，荣凯又来了还带了电工，大家笑着说只剩一碗面汤了。荣凯说，我吃过了，但这碗汤我得喝，表示一下欢迎和祝愿。电工我请来了，给把电接上。有人就得有光明嘛。按班辈，我叫利平小叔哩。小叔，今后乐不乐业，脚下的路怎么修，这就在你了！有什么困难你随时告诉一声，尽量帮你解决。他二大接着说，今天这顿饭吃饱没吃饱是另一回事，大家在一块图个亲情，图个热闹。支书在这儿